



廉
儉
救
國
說

廉儉救國說

聶曾紀芬述男其杰撰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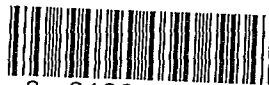


家慈慨社會之奢靡、爰述先訓、貢獻當世。蓋國奢則示之以儉之意。其杰以爲此乃關係世界治亂安否之大題、因請於家慈、俾廣其說。乃陳古今中外成敗得失之故、證之以事效、不覺冗長其詞。且推崇古義而薄今說、懼觸時忌、或將引起非難。望讀者分別觀之、苟措詞失當、而引證有誤者、則皆其杰之咎也。再其杰久病、不耐構思、力疾作此、多所疏漏、閱者幸教而正之。

聶其杰謹識

歷觀數千年治亂盛衰之迹、與一時風尚之奢儉爲消息。大抵社會奢侈、則縱欲肆志之表現也。風俗儉樸、即克己復禮之表現也。縱欲望即殺機動而亂至矣。崇禮義即生機萌而治隆矣。其消息甚微、而徵諸事實證驗、未有或爽者也。就一身所閱歷、亦有可述者。余生值咸豐

MG
F109.6
87h



初年，粵亂初起，先文正公赤手空拳，出膺艱鉅。時值承平日久，朝野酣嬉，習於虛僞，軍事吏治，腐敗已極，無可撥之餉，無可戰之兵。公初以鄉紳任團練，後則總制各省軍務，統兵至十餘萬，先公以廉率屬，以儉治家，誓不以軍中一錢寄家用，竟能造爲風氣。一時將吏皆以道義廉潔相勉循，故能和衷共濟，戡定大難。一二在上位者，克己制欲，而其成效有如此者。

先公在軍時，先母居鄉，手中竟無零錢可用，拮据情形，至爲他人所不諒，以爲督撫大帥之家，不應窘乏若此。其時鄉間有言：修善堂殺一豬之油，止能供三日之食；黃金堂殺一鷄之油，亦須作三日之用。修善堂者，先叔澄侯公所居，因辦理鄉團公事，客多，飯常數桌。黃金堂則先母所居之宅也。卽此可知當時先母節儉之情形矣。厥後在兩江督

署。先公常欲維持鄉居生活狀況，平日衣服不准用絲綢。一日客至，予著羽紗襖，綻有闌干。客去而文正公入，以目注視，問母云：滿女衣何華好。母亟答云：適見客耳。羽紗洋貨，質薄而粗，價比呢廉，比湖縐更廉矣。所綻闌干，南京所織，每尺三十文耳。平日亦著此襖，外罩布褂，見客則去罩衣。

先公所定章程，子女婚嫁，皆以用二百金爲限。衣止兩箱，金器兩件，一扁簪，一挖耳，一切皆在此二百金中。予等紡紗績麻，縫紉烹調，日有定課，幾無暇刻。先公親自驗功。昔時婦女鞋襪，無論貧富，率皆自製。予等兼須爲吾父及諸兄製履，以爲功課。紡紗之工，予至四十餘歲隨先外子居臬署時，猶常爲之。後則改用機器縫衣，三十年來，此機常置座旁。今八十一歲矣，猶以女紅爲樂，皆少時所受訓練之益也。

余所以瑣瑣述此者，蓋社會奢儉之風，皆由少數人所提倡，貴人妻女，實爲奢侈作俑之尤，且每爲男子操行事業之累。故先公對於予等，督責如是之嚴也。

余既早受此等訓育，終身以爲習慣，選購衣料，常取過時貨，因其廉也。憶甲午年在滬道署中，先嫂曾惠敏公夫人來署，見余所買花邊，式樣陳舊，因言此物無人用矣，今所行洋花邊，花色鮮美，勝此十倍。予曰：予已見之，且代人買過，然價視此數倍，余所買者，雖已過時，余自愛之，且喜其價爲中國所得，金錢不外流也。嫂笑云：靠你一人所省，能有幾何。余曰：雖然，若人人能如是著想，或皇太后能見及此，而不愛洋貨珍玩，則所省多矣。蓋時值慈禧太后六旬萬壽，各省督撫紛紛在滬採辦各國奇巧之物，以爲貢品，京內大臣則更逢迎意旨，請移國防之費

以興建築。旋即有中日之戰，割地賠款，國勢從此不振。一人稍存修泰之心，而影響如此其鉅，嘻，可畏矣。乃甲午戰敗後，國人不知警戒，不務節儉以厚蓄國力，其所謂變法興學者，專務揣摩歐風，而我國廉儉之美德，遂置腦後。社會奢侈，日甚一日。積數十年之漏卮，遂使強鄰之船益堅，礮日利，以爲侵略我之具，是誰之過歟。

近十年來，奢侈程度，又數倍於昔日，步趨歐美陋習，無所不用其極。男女學生，多著西裝，襪履之價，至數十元。婚禮摹仿西式，自頂至踵，無一非舶來貴品，一蓋頭紗巾，價至數百元，結婚之場，以外國酒館爲上。總之一切舉動，欲完全似外國人，尤欲似外國富人，而以中國之服飾狀態爲可賤可恥。此毒深入臟腑，愛國觀念無形消滅，欲保民族之獨立難矣。蓋國家的個性已亡也。

中國立國的精神，與民族的個性，雖不一端，其特點實惟儉德。中國政教之根本在德禮，而德禮亦以儉爲歸。孔子答林放問禮之本，曰：禮與其奢也寧儉。御孫曰：儉德之共也，侈惡之大也。故儉爲中國政教之精神也。蓋嗜利而以富驕人，爲人類同有之惡根性，世界禍亂皆由於此。惟我國古聖賢深知其故，故其爲政立教，推重德義，而貶抑富豪。孔子言：君子喻義，小人喻利。孟子以孳孳爲利爲盜跖之徒。又述陽虎言：爲富不仁，爲仁不富。又以商賈壟斷市利，爲賤丈夫。漢賈誼晁錯爲中國大政治家，深斥富商大賈豪奢之行，妨害民生，敗壞風俗，淆亂禮制，言之痛切。以故數千年來，賴禮教之維持，以社會清議之制裁，成爲無形之法律，富豪貪官稍有忌憚。有明之季，尙存此風規，官吏或致富歸鄉，類爲士林所不齒。此實中國特有之民族精神。降至今日，輸入歐

風、尤以美國爲最、尊富人曰上等人、稱美豪奢、賤視儉素、學者且從而爲之說、風氣乃大壞、而國事不可爲矣。其影響及於社會經濟者、一切器用、捨中取西、我國舊有之工藝、逐漸歸於淘汰、而失業貧苦之人多矣。去歲進口貨值洋二十二萬萬元之鉅額、出入不敷者達八萬萬元之鉅、此爲近年提倡歐風發展欲望之效驗、甚顯明矣。譬如病人、更加創傷、流血不止、欲其久活、安可得哉。

今人動曰、此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之咎也、固矣、然日本非居於同等地位、同受歐美各國之經濟侵略者乎、何爲而彼能自固自強、爲列雄所憚如此也。夫起居日用服裝之不便、莫甚於日本。假令日本亦競尙奢侈、好便利、求適體、則必棄其所固有者、而求諸外國、其所耗價款之鉅、不堪設想。如西式浴缸、便具、火爐、衣櫃、銅鐵牀、彈簧褥、桌椅、地

毯等等，皆我國新人物認爲不可少者。彼國則除極少數貴族豪商及公共建築外，凡中上等人家概無此等物也。尋常家屋，並玻璃牕而無之。夫彼多數人民，能毅然守其舊有之俗尚，而安於不便不適者，蓋由能抑制私人之欲望，以保全立國之精神與物力而已。此非教育之力不爲功，而彼教育家能於數十年前具此隻眼者，則由當時維新諸傑，深得力於中國之學術。（多數爲陽明學者）能見其遠且大者。知保存國粹，卽所以強固國力，故不爲西來文化所侵略也。

蓋禮教與儉約者，中國文化之美粹也。禮以克己制欲爲主，寡欲則儉而約矣。此今人所病爲消極道德，吃人禮教者，故反其道而行之，曰發展欲望，乃能促進文化。嗚呼，事實證驗則何如乎。自古以來，凡能福其民而利其國者，考諸史冊，皆富於此消極道德者也。昔大禹承洪

水之後，卑宮室，惡衣服，菲飲食，而致力於溝洫稼穡，開三代盛治之先河，亦千古秉政者之模範也。晉文公時，國人尚奢，公身示之以儉，宮室卑鄙，衣不重帛，食不兼肉，時人乃皆大布之衣，粗糲之飯，晉國以霸。衛文公當國破之後，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，數年之間，再振國力。吳王闔閭，居不重席，食不二味，以成霸業。越王勾踐，臥薪嘗膽，與士卒共苦，竟吞強吳。漢文帝禁，止彫文刻鏤，錦繡纂組，卻貢獻，減太官，（主膳食者）省徭賦，一時循吏輩起，盛治稱三代後之最。宋仁宗力行節儉，屏棄珍物，而良將相之多，爲宋代冠。時人有言，軍有韓范，虜騎破膽。韓范者，韓魏公，范文正公，亦皆以廉儉刻苦爲世所稱者，而其效乃能威振強敵也。清聖祖內衣九日一澣，室中毡毯用四十年，平時食無兼味，故能於明末空虛之後，不務搜括，反盡除明代各種苛稅，雖經三藩回部緬甸

之役、而人民樂業、國力充富。迄於雍乾、共免全國錢糧八次之多、粵亂以前、并釐金而無之。其他積極事業甚多、如從西洋人親學天算、派員測定全國經緯度輿圖、爲中國有正確輿圖之始。又能自製發條自鳴鐘、及編成圖書集成、數理精蘊、曆象考成、康熙字典、七經纂傳等鉅籍多種、其好學勤政、而造成二百年太平之盛治、皆由其儉約克己之所致也。他如馬援立功交趾、以謙約節儉廉公垂誡、諸葛亮定三分業、以靜儉淡泊敎家。耶律楚材佐元太祖、軍行六萬里、兵威遠至印度西域、所至勸元主勿殺、保全人命以數百萬計、而布衣蔬食、神明淡泊、如處深山中、（耶氏深於禪學）皆由其修養有素發爲事功也。以上所舉明君良將相、皆能以廉儉律身、而福利强大其國之證。此卽中國禮敎之本旨、然則道德果消極乎。

更證以西國近事，如華盛頓、林肯，皆以廉儉私德聞於世，其成就之偉大，人所共知，無待贅述。再造意大利之加富爾，以身許國，立志不娶，以成大業。現任德總理普魯賓，獨身不娶，所得月俸，除食用外，盡還國庫，不蓄私財。故德人雖處極困苦之境，猶能與政府合作，羣稱普氏爲德國救星。俄之史丹林，能使國人耐苦力作，以成其五年計劃，而人人樂從，以其能自儉苦，與衆無異，而忠實爲人所信故也。印度甘地，爲今世之第一英傑，其所以能爲國人信仰景從者，亦由其刻苦自厲，有以致之。甘氏日食飯止一蔬，及羊乳少許，其所著衣服，乃自紡之紗所織，一切洋貨皆不用，乃至輪船火車皆不乘，雖千里亦徒步以赴之。今人以爲利用科學發明，足以增加辦事之功效，然歐美人個人功效，有能如甘氏者乎？世有不戰而能屈人之兵者，甘氏是也。先文正公有言，

精神愈用而愈出，智慧愈苦而愈明，此意惟能努力考自知之耳。

以上所述，我國先民及泰西賢哲，德業事功有成就者，莫不對於一己深自貶抑，使肉體享用至最小限度。約而言之，即克己制欲而已矣。蓋肉體欲望，皆屬私心之萌動，而與公德心如水火之不能兩立者。必能克除私人欲望，而後一切建設有可期。王陽明曰：殺山中賊易，殺心中賊難。能克心中之敵，即自勝自強之謂也。

除以上所述政治家外，他如大思想家盧梭、托爾斯泰、馬克斯、苦魯巴金，皆能屏斥物質之享用，而自甘於儉苦淡泊之生活。盧氏、托氏皆戒絕肉食者。（苦氏似亦不食肉）又如近世大科學家艾迪生、飲食起居，皆在試驗室中，蓋於世俗之欲樂無所好也。汽車界兩雄，福德與斯龍司，皆不沾烟酒，不喜游樂。大科學家愛因斯坦，樸拙淡泊，無利

欲心。某影戲公司請其一登銀幕演說，酬資二十萬美金，愛氏謝絕之。蓋謂學問非爲金錢也。其他科學名人，清操多有類此。其學術事業之成就，初非企圖肉體之享用，故不得謂有欲望而後有發明也。反是，大發明家思想家由於情欲濃厚者，未之前聞。故今人言發展欲望，所以促進科學與文化者，純屬臆說，不能證以事效，惟藉此自文其過而已。求其反證，則中外歷史，凡由治安時代而至於破壞，皆欲望發展之效，事證昭昭，不可勝述也。乃至近年歐洲之大戰，現今列國相持之危局，我國二十年來之內爭，亦何一非發展欲望之表現乎。其破壞程度，至可慘傷。其所產生之奇巧發明，亦無非爲破壞與爭欺之用。欲望豈嘗有補於世界之進化哉。

近人好逞己見，淆亂是非，多數人以耳爲目，不能抉擇。於是薄禮

教、毀聖言、自鳴得意、遂造成今日貧亂危急之現象。孰知世界一切糾紛情形、皆嘗經古哲所親閱歷而加以研討、從其事故、發爲精確之結論。循而行之、則舉凡經濟難題、階級爭端、悉得解決。準諸最新社會主義之學說、多能適合、且世界愈演進而愈見其允當焉。然非此文範圍所及、故不詳論。予惟欲以個人身受之先訓、貢獻於當世有指導社會之責者、冀加以嚴重之考慮。若有多數聞人、以身作則、挽回風氣、勿輕國俗而重歐風、實行大禹及古來興國名賢之所爲、惡衣服、卑宮室、菲飲食、提倡樸拙粗陋之國貨、而羣以用華貴精美便利之舶來品爲可恥、一轉移間、成效可立觀也。

然近今社會、女子左右風尚之力、較男子尤大、其責任亦更重。故吾尤望我女界能先見及此、妻勵其夫、母誠其子、姊妹勸其兄弟、咸儻

牲個人之欲望、羣策羣力、以廉救國、以儉拯民、以不欺安羣而和衆、期以五年、國防固矣。夫國防者、非但堅壘深壕利器已也。管子曰、禮義廉恥、國之四維、四維不張、國乃滅亡。孟子所謂城高池深、兵堅甲利、委而去之者、四維不張故也。先文正公曰、無兵不足深憂、無餉不足痛哭、獨舉自斯世、求一攘利不先、赴義恐後、忠憤耿耿者、不可亟得、斯其可爲浩歎者也。當時情事、大類今日。管孟之慨歎、賈生之痛哭、皆爲此而發。集多數重利輕義寡廉鮮恥之人、雖授以十倍歐美之軍備、惟以自殘、且以資敵。反是、苟能行禮義廉恥之教、則貪污惡劣之行、爲清議所不容、其力勝於法律之懲罰也。豪奢爭歎之習、爲社會所共棄、其效尤捷於政令之限制也。如是則人人心中、自具壁壘、以爲戰守。商販不羨洋貨、重利之可圖而售銷、士民不羨舶來物品之精美便利而購買、此真

堅壁清野之法也。

今日各國金融恐慌，皆有不可終日之象。凡持武力稱霸及經濟侵略之國，早晚有崩潰之可能。其暫得不潰者，恃其所侵略之國以資財供給之耳。卽如我國每年購外貨二十萬萬元之巨款，其中至少有半數爲供敵國海陸空軍之餉源，及炸彈軍械之材料也。夫以錢供敵人，皆不欲居此惡名，而竟有此事，實者，欲念所驅使也。此心中之漢奸賣國賊也。誠能人人除心中之賊，而彼一切侵略之具，無所用之，爾時各國之人，亦當覺悟此法之善，而羣起仿效，自除其奢侈之嗜好，廢其無益之工業，裁其自殺之軍備，相與還醇返本，睦鄰修好，世界和平，可坐而致。而其消息則於各個人之克己制欲決之。欲念一日不停，則侵略國之餉源一日不竭，侵略一日不止，蓋個人之欲念影響於世界之

治亂者，如此其鉅也。顧亭林曰：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吾則曰：匹婦尤有責焉。屏斥華美之服飾用具，勤儉刻苦以激勵男子，共造成良好之社會風習，培養國家之元氣，保全世界之安寧，非吾女子之責乎。願吾女同胞勿以其爲老生常談而忽視之也。

附識一 近閱西醫王立才君所撰致富錦囊，中述其太高祖母張太宜人節孝事略云：每日紡紗十二兩，得工資五十文。除一姑兩孩四人食用外，尙能積蓄，以還清所負之債。註云：二百年前物價低廉，以一文錢至醬園，可買醬醋油酒各一碗，謂之四盤一文，白米價每升二文而已。見戚飯牛所著陸稼書故事云。杰按：張宜人節孝事略，始於乾隆二十九年，其時米價已在每升十數文以外，於宜人所得紡紗工資知之。昔時工資每日約準米兩升之價，宜人日夜兼工，

故能得五十文，常人每日不過紡紗六七兩而已，則普通日力所得，當爲二三十文，故知米價每升爲十數文也。蓋高宗三巡江南，頗喜鋪張，地方多所耗費，社會風習，漸趨奢靡，而物價遂騰高也。陸稼書故事，乃康熙年間事。此足證明聖祖勵行節儉之成效也。然白米一升二文，係指極賤之時。按張文端聰訓齋語康熙三十六年所撰，紀當時白米每石銀四錢，則亦不過每升四五文。蓋田賦既輕，而其他日用物品概無捐稅，且農得安其業，而工商不爲奢侈之物品，則能使農產物增多，故物價廉而農與商仍有利可圖也。按明末時，百物騰貴，民生艱困，乃不過二三十年，遽能使物價低廉至此，則知物價與政治關係之密切矣。物價低則生活易，而人安樂，物價昂則生活難而民思亂，故不能使物價低廉生活便易者，謂之政治不良，換言

之、卽不講民生主義之過也。研究民生與社會經濟之書、莫善於我國古哲。大學生之者寡、食之者寡、爲之者疾、用之者舒、爲萬世不易之原則。食之者寡、指能生產而不生產、專務巧取豪奪爲社會之蠹也。卽今所謂寄生蟲、吸取剩餘價值也。乃至官吏軍警、亦在食之之列、務求其少、故政令必求其簡也。用之者舒、指一切奢侈消耗品而言、亦卽尙書所謂不作無益害有益、功乃成、不貴異物賤用物、民乃足也。其他此類之言、見於論孟書禮者甚多、皆足互相發明。蓋政治不能離社會經濟以立論也。近日亞丹斯密司馬克斯之流、雖詳哉其言、然其精要處、不能於我國古哲學說之外有所增進、則知我先民理智之高不可及矣。既定政治經濟之原則、故其立教亦必依據此原則而行、否則政治經濟之目的不能達。克己制欲者、卽其立

教之原則也。譬如鐵道，西人知製火車，中國古哲，則兼知鋪設鐵軌之必要。因無軌道，則雖機力充足，能曳列車進行，必旋致傾覆。今西方各國通社會經濟之說者多矣，然不明立教之本，則不能盡推行之效。卽如蘇俄之經濟政策，似與孔孟之主張近矣，然惟知從法律制限，而不知從克己制欲之教育注意，卽不能去爭欺仇殺之根本。且國內食用奇昂，不務積蓄，而反賤價輸出，國內奢侈品並不禁止，其工廠設備之鉅大投資，非準備國內之需要，而爲向國外市場競爭之用，招人敵忌，又大設軍備以待之，皆屬自困之道。則尙未能自立於穩固之基礎也。欲求可大可久之道，舍我國儒術，更無他途。世之言政治經濟者，何不祛除成見，於確經歷史證明之實驗學說，平心加以研究乎。

附識二 昆山教育局長潘吟閣君，兩年前赴日考察教育，歸撰一文，言日本勤勞儉苦之美風，與宗教大有關係。蓋國人皆受佛教之陶鑄，其教義安於儉約故也。潘君可謂善覘國情者矣。查前歲日本文部省登記，全國佛教徒凡四千一百餘萬人，約十人中而七八矣。其維新諸傑，多爲陽明學者，亦兼爲禪學家也。（日本忽滑谷快君撰陽明與禪證一書，言陽明卽禪，禪卽陽明，引甚詳。其書經劉君仁航譯印，今已缺板。）夫安於儉約之教義，乃能使國富強，精神與物質，皆有關繫，本文略已具述。尙有一重要意義，有待於說明者，蓋安於儉約，則不勞其神於種種事物欲念，而能專心於學問職務也。曾文正公曰，精神要令有餘於事，此語深堪玩味。今日時局艱危，內政、外交、教育、軍事，皆百廢待舉，當事者雖竭全力以赴之，猶虞不足。

若更重以私產之營辦、嗜好之紛紜、姑無論其能否廉潔、而公事之敷衍廢弛、不待言矣。孔子曰、以約失之者鮮矣。約必寡欲、故心力常有餘、應事不虞竭蹶。所謂用志不紛、乃凝於神。此儒家崇儉守約之深意也。至佛制更不許蓄私財、衣物惟期苟簡給用、不蓄長餘、要令簡約至極、使不雜用心耳。日人善守此意、宜其精神有餘而發揚蹈厲也。此非我國人之所當愧奮勉力者乎。

其杰識

右彙登申報後、各地來函詢索別印單張者多起。原擬即行付印、因尚有附識二段。一論社會若不對於忠義氣節加以提倡、此後求一十九路軍及東北義勇軍將不可得、并論女子貞操與男子氣節不能分離、近人主張打破貞操觀念、實於社會風紀、個人氣節、加以致命傷、為無益有害。二論廉儉當從克勤小物做起、并論近年我國傳染美國奢侈惡風、為招致外侮喪地辱國之根源。此二段因病尚未脫彙、茲僅將原稿付刊、餘俟撰成另印。

聶其杰識

ABC
129.6